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著

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



伍蔚典 译





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著 伍蔚典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长沙

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 著

伍蔚典 译

责任编辑：郭锬权

装帧设计：胡 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6,000 印张：5.1667 印数：1—200,200

统一书号：10109·1343 定价：0.40元

作者简介

克里希南·钱达尔 (Krishna Chandra, 1914—1977), 印度著名的乌尔都语作家。他一生写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三十多个电影剧本, 但他的创作成就和影响, 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上。他一生共写了四百多篇短篇小说, 汇集成二十二部集子出版。他被印度文学评论家誉为印度的“短篇小说之王”。如今, 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六十五种文字, 在全世界拥有很多读者。

钱达尔生于拉合尔的一个印度教家庭, 父亲在克什米尔行医。因此, 钱达尔的童年和青年大部分是在克什米尔度过的。那里的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色和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 给年轻的钱达尔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他早期创作的主要源泉。

钱达尔先后毕业于拉合尔神学院、法学院和旁遮普大学, 并取得了文学硕士和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时期, 他主编过校刊, 发表了一些有关

政治和经济的文章，明确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同时期，他参加了反英恐怖活动，被捕一个月后释放，随即脱离恐怖集团。但他始终关注着政治和社会活动，积极投入当时旁遮普贱民协会的工作，一度被选为该会的主席。四十年代他还积极参加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的活动。印度独立后，他又担任全印和平理事会的理事，从事和平运动。丰富的社会阅历，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提高了他的政治敏感，促使他的作品有许多主题，触及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

从一九三七年起，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奇特的想象》。这部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对旧制度进行抨击的小说集赢得了全印声誉，使他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一九四二年他辞去了电台工作，与电影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事电影的编导工作。同年，钱达尔发表了以孟加拉饥荒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我不能死》。这篇作品标志着作家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折，并确立了他在印度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在这以后，钱达尔的题材扩大了，他的作品与政治和现实的关系更紧密了，并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民主倾向。这些作品有《我们是野蛮人》、《三个流氓》、《花是红的》等。《红心王后》、《给一个

死者的信》等短篇小说则反映了五十年代初期中朝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

钱达尔的现实主义创作，为改变乌尔都语文坛上的颓废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六十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作家个人生活地位的提高，他的思想也远不如前。克里希南·钱达尔虽然继续不断写作，但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作品实在不多了。

《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是作者五十年代末期的成功之作。本书根据一九六二年版的名为ОДНА ДЕВУШКА И ТЫСЯЧА ВЛЮБЛЕННЫХ的俄文本译出。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Кришан Чандар

ОДНА ДЕВУШКА И ТЫСЯЧА ВЛЮБЛ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Е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2г.

· 内 容 提 示 ·

容貌如花似月，性格倔强悍勇的吉卜赛少女娜吉，随部落流浪在印度，为众多的男子所倾倒和追求；巨贾权贵们更是对她垂涎三尺。对此，娜吉不屑一顾。

在一次赌博中，母亲和继父以三百五十卢比的身价将娜吉卖给部落头人。拒不屈从的娜吉为还债赎身，只得沿街求乞。爱慕她的青年古利则以磨刀剪为业，资助娜吉。铁路工人、信号工、挑水工等同情她的遭遇，纷纷解囊相助。但这笔来之不易的赎身钱却不翼而飞，被阴谋偷走了。娜吉只好按部落的规矩嫁给头人。新婚之夜，愤怒的娜吉将头人一剑刺死。入狱后，一场严重的天花病夺走了娜吉俏丽的容颜，爱情也从她身边悄悄溜走……。最后，孤苦伶仃的娜吉终于被万恶的社会所吞噬。



第一章

车站站长的办公室里人声鼎沸，喧闹异常。

苦力们，从近郊列车上下来的人群，车站的检票员，车站广场上摆水果摊的小贩马德胡，车站货栈的看守，清道夫，巡警队长——所有的人都拥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一面瞧着娜吉，一面大声地取笑她。

娜吉毫不示弱地两手叉腰，挺立在站长办公桌前；她满面怒容，似乎要把这些人一个个生吞活剥，方能解恨。然而，在这里，她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车站附近的职员虽然她都认识，但他们只是挤眉弄眼地在发笑，并且互相用手势比划着什么。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刚才货栈看守恶狠狠地抓住娜吉的胳膊，把她拖进站长办公室来，走进办公桌时，娜吉急剧地挣脱手臂，两手叉腰地立在站长面前。

站长拉沙克·拉尔不喜欢嘈杂声。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古吉拉特人*，在站上混事已有二十五年了。他的大儿子不久就要到车站上来当检票员，小女儿乌姆娜则在专科学校念书（拉沙克·拉尔早就在考虑她出嫁的问题了）。这时，他正在电话里和饲料商甘格谈一笔生意——给这个商人托运一批饲料，可以捞到一笔五百卢比**的外快。然而，好象故意和他捣蛋似的，正当这时，娜吉被带进来了。

拉沙克·拉尔烦躁地摸摸削尖的下巴颏，瞧了瞧娜吉那匀称的身材，然后把目光移向看守，皱着眉头大声问道：

“怎么啦？”

“她偷了货栈的煤。”看守用手碰了一下娜吉，答道。

少女厌恶地推开他的手。

-
- 古吉拉特人——印度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最发达的民族之一。
 - 卢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货币名称。

“不要碰我！”

看热闹的人群里，爆发出新的哄笑声。水果贩马德胡快活地大声叫道：

“注意呀，看守！她会螫人哩！这是一只蜂王呀！”

娜吉转眼盯着他。

“你最好还是少开口吧，半生不熟的巴巴伊亚*！”

马德胡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男人，系着一块齐膝的、肮脏的围腰。在他那滚圆的背上看不见一根毫毛。他那身躯确实煞象他自己贩卖的水果。当娜吉叫他“半生不熟的巴巴伊亚”时，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拉沙克急于草草了结这桩公事。他问道：

“那么，你是偷了巴巴伊亚？”

“不是巴巴伊亚。是煤！”姑娘答道，一面嘲笑地对看热闹的人群扫了一眼，似乎在说：“你们瞧瞧他吧，他真是个大笨蛋！”

在匆忙中说漏了嘴的站长自己也笑了起来。

怒气冲冲的看守也跟着大笑起来。拉沙克搔

* 巴巴伊亚——一种状如香瓜的热带水果，呈黄色。

了一下脑袋，严厉地对他训斥道：

“往东的第十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你却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他凶狠地瞪了娜吉一眼，“不准你再偷货栈里的煤了！不然，要请你坐牢。”

“好的，不再拿了。”娜吉答道，其语气似乎是在宽恕站长和看热闹的人群。她赤着双脚，摆动着天蓝色的花裙，走出站长办公室。

她向车站大门口走去。和往常一样，大家目送着她——男人们带着赞赏或贪欲的心情，女人们则怀着嫉妒。

娜吉是一个吉卜赛姑娘。有谁知道，在这个美丽的少女降世以前，多少不同肤色的人种、多少个民族、多少个部落的人混和了他们的血液！她亭亭玉立，体态轻盈，胸脯丰满，长着一对深蓝色的眸子和一身金黄色的肌肤；她走起路来，步履充满自信，仿佛全世界都躺在她的脚下。

“这样的女人该关进牢房里去！”出租汽车司机哈密达目送着娜吉走出车站的大门，从后面叫道。此人在出租汽车司机中，是被公认为颇有威望的人。他在车站附近的地盘内势力颇大。这个区域内凡属贩卖酒类、麻醉品、鸦片和女人的交易都得经他过手。他灵活健壮，个子矮小，皮肤黝

黑，露出一副傲慢的神情。对那些在他面前不屈服的人，他以凶残和狠毒而闻名。就是站长拉沙克也有几分怕他，每当与哈密达发生厉害冲突时，拉沙克也得退让三分。

可是，娜吉对哈密达却无所畏惧。这次，她只轻蔑地啐了口唾沫来回敬他。然后，轻盈地摆动着双腿，向公共汽车站走去。这时，从布地·瓦里*开过来的近郊火车驶进了车站。下车的乘客，朝公共汽车站涌去。不一会，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

哈密达并没有生气。为了猎获到这个少女，他施展了各种伎俩，有软的欺骗，也有硬的威吓；然而，每一次都碰了一鼻子灰。他不得不承认：娜吉纯熟地掌握了一种秘传的、只有吉卜赛人和那些沿街卖艺的江湖艺人才会使用的拳术，学会这种拳术的人能在顷刻之间把一个健壮坚实的男子汉打翻在地。是的，娜吉和那些在挨了男人两拳之后就象挨了打的母狗一样的寻常女人不同。所以，当娜吉轻蔑地啐了口唾沫之后，他只得尴尬地一笑了之，然后跨步走向自己的汽车。

娜吉从马德胡的水果店经过时，从篮子里抓

* 布地·瓦里——孟买的一个郊区。

了一个番石榴，用松鼠般雪白的牙齿一口咬进去，接着便大嚼起来，一面顽皮地瞧瞧马德胡。水果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在他的眼里充满了驯服和哀求的神情。

“你把这一筐番石榴都拿走也没有关系，美人儿！”马德胡嘟嘟囔囔地说，贪欲的目光一直未从她身上移开过。

“你还不错！”娜吉把没有吃完的水果向他丢去。

从水果店的门帘下钻出来后，娜吉便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彩霞映照着她那披向两肩的火红色的，浓密的头发，在她头部四周反射出一个耀眼的光环。见此情景，可怜虫马德胡自言自语地说道：

“咳，这女人真象枸酱树*开满了鲜艳的花朵那样美！”他从地下拾起那颗未吃完的水果，向她叫道：“娜吉，你瞧，我在吃你剩下的番石榴哩！”

“把我吐在地下的渣滓也拾起来吃掉吧！”她边走边大声地答道。

走近公共汽车站那长长的队伍后，她伸出手

-
- 枸酱树——一种小灌木，其叶辛辣，气味芳香。在印度，人们把枸酱树叶和其它香料混合制成咀嚼品。

来开始向众人求乞：

“戴眼镜的先生，一安钱*！戴帽子的太太，一安钱！拎提包的军官先生，一安钱！”

看起来，她并非在向这些等车的人群求乞，而象是在拍卖他们。

“你用一安钱把每个人都卖啦！”一个男人挤眉弄眼地向她嚷道：“来，我把你买下，给你二十安钱！”

“最好还是把这些钱交给你妈妈吧，”娜吉泼辣地回敬他，一边走她自己的路。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生活是艰辛困苦的，而吉卜赛人比其他的民族更要痛苦十分。常住在一个城市或一个村子里的人们，象是长在一块地里的庄稼一样，一起成长，一起歌唱，一起衰老，最后，也一起被病魔或饥饿夺走生命。然而，吉卜赛人呢？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认为是外乡佬。困难和不幸到处在等待着他们；每一条街巷的拐角处都有危险在窥视着他们；任何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都可以任意驱赶他们。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故乡。或许，就因为他们从属于所有

* 安——印度辅币单位，等于十六分之一卢比。

的国家和民族，因此，他们就不能单独自成一国吧？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各种肤色和民族的血液；他们的语言里吸收了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成分。为了寻觅一席理想的福地乐土，他们背着帐篷、草席和几束草药在世界上到处流浪。吉卜赛人自己也未必知道，他们到底希望什么，企求什么……

娜吉和她的母亲住在马马尼的帐篷里。她的生父叫利格。很久以前，当娜吉还只有四岁左右的时候，利格在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的赌博中，把老婆输给了马马尼，娜吉也随着母亲迁到了这边。马马尼颇为自己的运气而得意。因为，在吉卜赛人中，女人挣的钱要比男人多，男人每天顶多能编织一只价值四安钱的篮子；或者，三天织一床卖得十安钱的草席——这就算是交了好运。而女人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们身着宽大的花裙，穿上丝绸上衣，目送秋波，在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坐下，便开始兜售起货物来。他们出售的货物有草药、眼镜、耳环、胸针、怀花、钻石戒指、玻璃项链……真是五光十色，满目琳琅。吉卜赛女人很会经营这种生意，收入颇为可观。不然，她们身上那华丽的裙衫，脚上的高跟皮鞋从何而来？她们的肌肤何以会保养得如此健美娇嫩？

不过，出卖自己的肉体也给她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在娜吉所住的屯宿地里，就有不少年轻姑娘以此营生。比如，诺西、扎玛妮、丽毕和苏妮亚，就是这种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地时，一辆辆汽车便驶进了吉卜赛人的屯宿地。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如此廉价之物呢？

你们可曾知道，那些正人君子的黑夜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从早到晚四处招摇撞骗，赌咒发誓，诡计多端，千方百计毁灭自己的灵魂。然而，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就开始犒赏自己了。他们整天的忙碌绝非仅仅为了温饱，这一点连傻瓜也会想得到啊！否则，“文明生活”的福利又体现在哪里呢？

于是，每当夜色临空之际，那些闪光发亮的汽车便载着它们的主人到郊外这些破败不堪的吉卜赛人的屯宿地来了。那些“文明人”随身带来几大瓶威士忌酒，随即便把那些在开阔的穹苍下成长的、象山花般艳丽夺目的吉卜赛女郎载走。

当白昼来临时，这些汽车又把它们的主人送到各商业办事处或别的机关里去了；而那些吉卜赛女郎又照样坐到人行道上去招徕顾客，兜售诸如眼镜之类的商品……

有谁曾经通过这些眼镜去洞察过她们的生活呢？